藥地炮莊

春評行者
藏伯升敵
嘗言翻刻會元諸湯若士湯讀之下甘而笑比不識劉守滄門讀有淺須王痴心調達路校其予謗訐且尊有喫緣分乃云若士十日信渺法門殺術是哉偶卷便後於主多少騎掃一種黑豆漫天拉大無生枯椿

藥地炮莊卷之四

天界覺杖人評　極丸老人弘智集

三一齋老人正　涉江子陳丹衷訂

外篇

緒云內篇命題各有淺意外篇雜篇為郭象所刪修焦氏筆乘曰內篇斷非莊生不能作外篇雜篇則後人竄入者多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莊子身當其時而胠篋曰陳成子弑其君子孫享國十二世即此推之則秦末漢初之言也豈其年踰四百歲乎又封侯宰相等語秦以前無之凡

費力幾費機杼
經營不作不爲
何賊竊來究是
枝掠莽木所以
若老一刀兩斷
添別而貴必錢
鬼不數號令
之所矛行其新
官民共夜爭顯
在衆許之一大
思者以故特爭
寒看
誠請孟荀莊叛
中辯思求制在
一字各出絲總
忠理決之先策
云其說一說合
說自明了然轉
抑抗出代奇餅
行之假你道幾

避漢文帝諱改田恆爲田常其爲假託甚明
迂莽曰以斗斛權衡爲騙枝而欲去之𢦏三層
未始有之混沌頭上安頭非續鳬斷鶴之甚者
乎上不敢爲仁義下不敢爲淫僻非鄉愿最巧
者乎憤而有小罪路耶還是奇才難忍耕此玩
弄生波耶末世以術輸桿枝之衰而見飴以沃
戶矣莊子寬哉人情惡理耶而才士奸滑都得
此境界縱恣之淵藪令衆人之咻以爲快理士
膠耶核亦不稱豈能以非壘之守勝習輸之攻
乎以故奸修常勝正理常敗月爲迂腐險闕偏

因讀衡到此道州曰。正人說邪恐。則邪法亦正。邪人說正法。則正法亦邪。作道德倒權衡。到此眞曰覺。前元梓樂傳卷以下。評語是錄記錄退之是異但丕上。新建許本于陽明出來一卷標見遼廉正。弱送他上榮。其其敬方可以權衡此者。甚曰嘆作錯行釋廖。三窮爭殊特知何對表尺食希。

鋒。羣操殺機。哀哉哀哉。故曰竊仁義與竊混沌。其竊一也。竊仁義者。百姓直道。猶權衡之。彼無所逃也。彼竊混沌以蔽天日之權衡。而羣散為公然潑悍爭奪之匹嬰兒。其將奈何。明效荀子之性惡而賤其禮。專取告子之食色而去其勿。貌倣墨子之兼愛而遺其親。很縱楊子之為我而不知足。則將奈何。于是簧鼓以膠目塞耳。必不可能之法。而貫巧道橫肆。使人不敢詰。其更奈何。洪荒不知文。今知文。是不反本也。弱肉強食延于今。今有體識。是不古也。倡定鬼窟。則

大廈將傾楊桐識，自有多人說短長。世界設法，請南泉念佛，朱白粘曰：大衆爲自粘念摩訶，甘拂袖出，泉隨後問與陸，行者衝在陸曰：當時去也。朱便打破鐵，將錢牙口因讚揚，將來究家，出入行薦帛穀娘，此權缺斷，依按全又拂袖便行，劉有氣，偶見打破玉無戰突曰：何故把手傷鋒，我則道與塵來目不

象執混沌耳。避世匿形者借之。若計累踏以塞源。築堤遶以横決。而詐愚不學者。黎傅罔民矣。豈有光明正大。而瞞天日之權衡者乎。人生爲不落有無之有。日用不落晝夜之晝。遊虛以遣累。乃榜無以荒事增累乎。家常不節飲食。而尋貫番木鱉乎。况精戶門有是無。而明藏暗縱者哉。情不可縱。亦不可滅。是權衡者。混沌天地之神髓也。聖人貫萬古而表其公平。立仁與義。正所以半其陰陽剛柔。而天非遁者也。萬物一體。仁也。各得其宜。義也。象天。象地。本仁。義矣。豈

烈奇論。添建门當家者當家。我自悲開人。日日飲醇酒又恐懷酸津。杖人曰。內七篇拋拾宗師帝王。總一盤中。秘術不還家。誰知纔思七日鑿來。足果來乎。果來則餘念如斗化下从丁蛇沒得弄也。餘忍又安之識。非于玩弄造化。如吾弄蛇者。弄得古今人來。又弄得古今人活今于斗籍中收拾運來可放

待正名立教。乃曰予為克家之暫。政府宰民弁宰君哉。泯揚過者。本泯者也。普貫有無。以中正而統其餘者也。豈曰婦而生子。為夫女之體乎。何如明其貞體而為女為婦為母之一貫乎。權衡無我。物自有則。節性率性。制天用天。裁成即生成也。有物有則。即無聲臭。偏離而統之。膠有錮無。皆駢拇胠篋也。礙仁礙義。是則不通。假公濟私。寔可傷痛。劉須溪曰。竊誠可歎。而天地之間。盜所不免。易安曰。泰否一包。礙卦一爻。張魏代錯。所以貴裁成類辨之弁冕也。此裁成者必

於吾將斷事云。索于穿越古今。與孔顏喜爲飲。且說且笑。夸後快哉是誰得知。別曰。竹主人耶。土芊藪。勝叡澄。夫偶桯不議乎。克抵肉于漁。何如東方朔饒諸君入我禪中。亦許公尒不飲難。有談會往流。丟戲項伯解圍已。而致以酒陽三斗。幸得脫身。江表脈脈切忌披。衆愿口以此評。騎禪作道觀心。衍善摩廢。

明竊之可恕不可恕。而正用者。必明盡善未盡善也。故曰法以事斷。禮和其衡。自反太平。物則付物。是與天地宗。是由仁義行。喙喪其驕妬邪吝之我。則莊子者芥茶消散者也。如或未然。中節權衡不可不一稱之。即此被蕩。各開胸堂。即此解接方肯通看。

適芥曰。天下自有此反激之機。已不可禁。索性琥盡一偏。知其不過如此。而聖人之中道明矣。徒善徒法之不可。孟子已言之。非予專救賢智之過耳。嗟乎。世界亂多。人生患難多。吞尚古風

笑翁曰：近乎通荼騎生涂生屨差日奓雲疑銷一九一十無火追脉求脈脈亦可解解揀米不如一擒入鼓生滿今細看滋行破後知何其所肯入盤康。

若前此所明亂列狀駢枝非不弃其出於，更深雷散不謂不越倒起異用，然理于稱未見參方。思有千卜千眼者與十手十目首余一拳其一拿幸稱無眼耳

吐一口氣，寫可以快，猶詩可以怨也。爲能戒觴不啼，虫不號乎。舟以濟人，亦以覆人，帆檣櫓櫂。在乎枕乎，漢浪風雲，在乎知哲。豈徒曳孝夸平怨耶。

駢拇第八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駢拇，足大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多

者出來原變一
駢矣去急見得
五藏相生克取
且請自聞自見
只知五藏六腑
十二而拇爲十
二經絡総合黃
鍾音節應度數
造化生人亦太
牢籠無識矣五
行爲五緯星又
乘兩個日月惟
日直行黃道月
星皆壁輪打圈
豈最大地乃然
吊在虛空下山
萬水生物無爲
你道駢枝贅疣
有過于此乎非

指也。贅息肉也。縣疣臟結縣係于形也。多方多端也。兩于五藏。如肝神仁肺神義之類。

枝云。倏忽于渾沌中弄出一個駢拇枝指附贅縣疣。繼欲使知性命之自然。不爲淫僻之行。以失其天眞之神化耳。一篇反復抑揚處處與人點破就中殺活之機。妙在自聞自見。自得自適。則天下無不聞無不見無不得無不適也。

淫曰。五藏歷然。五常原自歷然。五藏渾妙。五常原自渾然。方本不多。多亦是一。圖得小而爲萬遂歷然之約本。秋序變化之端幾。人自不聞不見耳。

是故駢于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

兄撥之通脩多泛首須開推既已不削不見御來窮句遊心敝跬而譽無用之言推凡白同此是駢枝贅旒不如河是一際重之曰駢駢贅贅

句快活非常讀得世界啼泣若非世界上啼泣窮窮怎顯得筆尾流中的快活方寸嘲撥發月論傾轉高花更巧能將舊手弄新機從來一篇也何此

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者不為跂。跂音企長者不為有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斷音短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離朱黃帝時人。擬總選取好名目也。曾史曾參史鰌也。纍瓦結繩言聚無用之辭也

字無遺尽二十入言猶太多。且道堅辭相聽，塵視軒見何故又監伯夷之荒泥中曳尾踏傷擁腫何故又蒙發逝令兄之虎此真盤大易翻遜之奇貨，洲約三百金五十揞之奇利而諸縮爲惡，而蹤符真，以觸其旦暮遇聖之大名者，于于祚敎人反羽食喫蠡聚叛快怨正仔殘生損性與惫翻轉，嗟曰，胡言辯貧。

實句，雖實入文也，敵駢言辯者，如衆敎人半步而得也，一日駐牟是竪牟跬是岐

生生存存，如如當當，皆正正也。正者是甚，正其正者又是甚，不見在有篇中之物物乎，物其物者，即是不物于物。贅過一際，垂玄所以駢駢贅贅。

意仁義其非人情乎，彼仁人何其多憂也。且夫駢于拇者，決之則泣；枝于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于數，或不足于數，其于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

非為削其真之謂身圖天下可鄙之洋禮生後之以身殉虛空者喻斷何知其以身殉食獸否天下之常然，又何如耶

一門矣，反覆自殉己矣，何其為人多憂也，君子殉仁義，是為身家殉財，殉貨財亦要行仁義者曰身殉天下，故心放心，但為仁異隔可得分者陽誘矣，非使舉人失大益，又罪不減生損性

圓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音煦）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音麗）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音墨）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音翹）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喬言貝散也，貪財）

曰駢謂駢拇也，又云駢枝，所折肢體以為贅；澤世倫熱色以為仁義纆索也，撓亂也。

于矢綱之道德何妨分兩解于詩書解啼笑了得莽謹其嗛費史而斷揚之不猶足以激人之饋而各逞其遠邪試問綠忽總則一般情狀生安討便宜何其多受而幾生斜條手提合取得耳。有者曰五鬼鬭判有者曰羅須鴟鴞收得怨門不論鬼山乞陽婜中校眼。

郭曰。仁義自是人之情性。但當任之耳。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真可謂多憂也。夫與物無傷者。非為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為義也。而義功見焉。

一曰。誘然皆生。非仁耶。同焉皆得。非義耶。將謂八兩半觔。物不欺物。號做仁義。罪指秤幹。號做道德耶。你道是駢不是駢。彪得彪不得。笑翁曰。未夢見在。槇判罵聖賢以嫉齊之機下。轉非罵仁義以蟠滚而見嫉于李斯非于看得世世皆戰鬭。直待天地壞了。方纔太平。而歟不惟罵。益駢滚不得。忽凭

季廬余于曰莊于天下皆不斷孔孟耕枝獨終于楊朱那究竟身殉虛空虛空殉身那陰推陽陰是誰書齡。余全人曰殺闖時作者斷而獄總莊曰生爲盜皆必爲決死亦雖愈於生也則殺人者之心亦淡矣戰國毀先王而莊曰剖斗折衡則民不爭則毀者之心亦恩矣盜跖藉荀得其時皆然比尸祝之謹爲天

如此乃荷全耶。故焉仁義以播小人。尊道德以播仁人。自造枿幹。高下其手。果然絕世聰明。多方妙用。汝等都被語脉轉了。何能參見。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于傷性以身爲殉一也。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于亡羊均也。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

吏猶鄙直吐其情此畢狀乎拇功窮乎將欲臥之必致與之私莊子苦心于俳世而放爲于爲支騈用兵焉六經定堂之陳莊于穢纛鼓而聲之六帳斬將儀一軍而不數諜同異辯淵小而以爲亂也又目以爲遂小是真不善讀此于者

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殺身從之曰殉。臧與穀。假立二人。喻皆善而所爲不同也。註引臧穀爲臧獲。皆非。案卽簺。音賽。見吾丘壽王傳劉德曰。格五。棊行簺法也。挾策。執卷也。

正曰。亦知駢枝不可斷邪。乃斷其駢指哉。除此四殉。將殉虛空乎。將借虛空以殉鬻乎。天。其跖。跖其天。常芊于戚乎。相繇九首乎。止爲不能順性命之墜而中乎常然之節。故衡此權衡成章以省民之

駢枝不能皮下運有自堅上篇提一一怒究外篇提一魂守是天地眼目說起面赤目閑自見者乎牧得一半標于岸曰嚼眾之怒甚于裂眦到得得曰駭機一發存濤如川然則上不敢為下不敢為其言外之旨可不知那下則非下之遠虐為告子之桎梏矣惡者遂無惑曰稱入葬東馬避處收韁白目未生讀

加。解民之戕耳。揚湯順天。隨緣乃。當一味貪冒洪荒。為渠魁三家哉噫。

且夫屬音燭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于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于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

辰日語至刻逸
每結皆縷若旋
厚不可知者便
柔有餘得姝辦
守勝之道許式
與渤潭澄上藍
渟坐式問淵曰
和上早脫問山
謂曰今日被上
黠靚破藍便喝
式曰不奈船何
打破盆生
破一爲莊生劉
參曰外不敢尸
仁義之名內不
敢爲淫僻之行
易曰括囊无咎
无譽咎曰莊子
數萬言要何云
括笑翁曰被知

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
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
同爲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
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俞兒古善識味人也。淮南子作申兒，尸子曰膳俞兒和之以薑，爲人主上食。

補判曰孟專言仁義，莊專言道德，其寔莊子所言
仁義，其字義與孟子昧。有本仁義，大仁義，小仁義，
矯仁義，假仁義，單從自受用立說，仍是爲我宗旨。
章大力曰仁偏以愛己，義偏以裁物，則仁義惡矣。
燧歸曰孟言仁與義對，孔言仁不與義對者也。

不可尋思非指畫耶。嗟曰幸得多奇今旁人來必知笑翁曰且道街頭布袋是如何指

于靈變難騐作應騐又作反騐非于內籍不了又作一斯持當作反騐一教可乎

古人云寧可與有智人相罵不可與無智人說話愚曰個個中幾個能相罵耳將淡林非杜彫

笑曰迂則任迂又點不出曰如何點曰盜跖假

陽明曰用規矩爲方圓則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爲方圓遂執方圓爲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又曰中只是天理變易從時如何執得須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個規矩抄此二段置駢拇後請一權衡

正因不落僻即仁義不仁義即落僻事不兩立也果雙棄而一念不起乎若倚本空又縱人敢爲矣

嘗于曰名正則治名倚則亂無名則亂比駢拇記

淡何所避老曰去其太甚莊曰適得而幾仲尼不爲已甚非回途得妙耶兩不敢爲可以磨慎獨之刀勿偏生鄉愿之窩莫惟迂人一點

得天地之戾雄深圜穿窮如何比得彌歷備得天地之猶雄家吏教殺忍時不到政刑解倒口既觀乎治亂文偶乎邪惡正可讀書七義然此啼泣。杖曰性得善逝歡天不如傷得傷心刻骨痛頭空衝然須倚二黄將軍偷曰前生但知者于好偽不知天地要如偽乎人手且加以朋習是天地禍人近天

杖人曰。人身有駢贅。或可治不可治。使心性駢贅。固可相忘不治乎。安知仁義政刑非治民修于性命不情者乎。仁義與道德相去幾何。道德與性命相去幾何。得意忘言者默識之矣。阿劍曰。諸方盡法攻擊。何以排之。杖人曰。非所知也。邪正與偽相奪。正是激揚機用。使于鑊湯爐炭。絕其偷心。不得踩跟踏翻生死氣。曰。此乃慈悲相爲正打傷敵也。不見易以變化不測之神。摩盪變錯爲吉凶悔吝。始能生其大業哉。兄罵你。覷他。僧目你。不看我。怎知我和你。憶世間豈有人境越。非爲孤越之能所

鬼山前日遊池生長起混泡為礙本矣如不得已以權衡托聖人與人托影大類五藏五常血誤今古一代盜者盜跡者跡而汗不數行愛不然然與神矣哉矣曰波黑如來習氣不除此巧變化師巧拔也人盜不免貴亦則面亦矣貴面參透能以禮壁藏論信香厭藏滋倒使人惡面而徐悅之難生早沒此饑後世宗乘也也已

哉人自招殃耳木人看花鳥則死矣然是石壓草語未是發藥病說實王論曰學道不求無障難直求諸己無惡于志可也佛以提婆達多而亦成佛你惡人來觸犯無明我謂你尚未有真對頭在蕭伯玉起信論解曰莫惡于法而心為祖但信心而遺法故心成而法遍矣如一人目視耳聽心應目言手持足行並來而無容心為見人而不見體也然者以法為粗以心為精以體為內以相用為外譬然角立身首異處非全人矣坡曰手志筆而後能書妙哉虞舟于曰練熟則忘自得則忘能隨

引以護短豈知常啼菩薩床鑊賣肝耶。不得已又轉一語曰汝作偽令耶。

境況智與理冥。心不見。心忘是本忘。將以擲筆爲忘筆乎。以筌蹄爲張顛乎。雙奪雙融。謂之無事無理。乃事理不二之念口也。首楞嚴譯曰一切事究竟堅固。然則聖人所表之權衡。豈非究竟堅固之中道哉。物呈帝則。知而無知。出入以度。不落動靜。權衡付之萬世。心天本不可欺。矧守雖異。顯遯雖殊。但絜帶然之矩。而盈虛時乘爻淡幾神明。惟心體物。而不可惡。觀其會通。易簡知險阻。險阻皆易簡。森羅儲序。本不動絲毫者也。如此反復克類窮盡又盡。泠地看莊子曰。百家往而不反。知愧者誰。

淮陰集關圖馬
喜姜白石詩道
人野性如天馬
欲擺青絲出帝
閑劣驥逃日針
者自絆逆者說
不是老龍誰說
得以悲觀聖與
之義莊生悅驥
知而報帝恩者
其苦方同下駒
歌云猶將駟託
工部各有一心
存尚有其所非
所亦非詩要在
我運之樞期日
舉此以收馬蹄
試聽莊生說蹄
與六丸灼一淅
而蜚飛

馬蹄第九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音洛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音的編之以阜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饑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陸蹊也說

而明……
美堂批曰佛祖言教外還有藉人處也無投了日家中天子教遂假堯舜禹湯迫無措欲進說只以拂擲其口可故發意來尋有三十條也措即開惜再開便行從自底來開黎措不顧投日故到不疑之地取措以手撫耳非生擬以則不可！是不能以手撫耳。

……兒曰馬。皁棧槽櫪也。銜曰鐵。繮曰鑣。

杖云。讀莊子不比五經。當別具隻眼。彼痛世人溺于敝法。不能逃出羅機。終不得自已受用。往往欲與正言。乃反其辭而出之。反其事而揀之。使其疑駭思極。忽然得之。則知其立言之淡。入人之切也。又曰莊子豈不欲人治天下哉。正以世人不知治天下之妙。乃以治馬而罪伯樂。治天下而罪三代此正所以獨推伯樂之妙。而形容其善與不善。以歸至治于三代也。知此。則天下善治馬。千古善治民當復更有過于莊子者乎。知此則天下當有善

龍生自起曰快耳其塞上古有肉强食未必可係羈而遊。季盈子曰泰未嘗無小人。而君子包之。者未嘗無君子。而小人為之。勢分而各有欲。則君子小人并多事矣。明道以爲泰之行君黨亦當分任其咎。惜乎無有以素樸告之者一日從定來。謨即是覺聲情乎無有疑此者。

馬。世世當有善民治天下者。全賴有善法。善本不絕。誰來取宗。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音田 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音兮 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羣。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烏鵲之巢可攀援而闚。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蹩音別 躠音薛 爲仁。踶音題 跂音支 爲義。而天下始疑

對地炎刑
登山領世事務
生日深料不任
行識乾鼓亂春
風遁外吹任後
部陽行別啟笠
知先失西荃看
網亂點月斜放
多少行人發眼
欺詐間非見誤
獸好知爭歸于
利莫後艰欺耶
此非之過歟
哭蚌知曰見怪
不怪其怪自怪
白浮之民休樹
門外
乖盜于川孔子
云民可使由不
可使知達其點
生純樸素智之

矣。澶音但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鄭玄讀犧如莎，劉杳引得育，于尾送女器皆牛形，當音義。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填音逝，重也。顛顯尊一也。蹩躠皆用心為仁義之貌，故抑而推揄之。蹩漫行也。摘僻多節也。須溪云摘如揃偽之摘，僻如攀擗之擗。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音界倪音詣、闉音因扼、鷙音至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

本于乎不推其于鄧韓非之愚民亦窺見絕聖棄智之本于者也愚否過否黄中郎諸騎于從枕被內被外引得驕于竟醒不者。

呂覽曰或獻閉于宋元王王令國中解閉兒說弟子解之解其一不解其一獻閉者曰彼不能而知其不可解也是更巧于我

民莫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于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靡摩也小踶謂踶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

踶者曰月題是馬譬飾非的虛也本文齊之以月題自明介倪猶睥睨也闉扼也鷙抵也曼突也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也

這說曰荀子云一之于禮義則兩得之一之于情性則兩失之正救顢預率性側委氣質之病激言性惡重禮也剔性于生前且騙情禮變遣耳網于虛空變成奇貨離即斷常愈玄愈幻荀子曰匡則

楊大復曰黑黃白馬同作馬白馬非馬白馬堅逆天聲施人施書老不問五方不答老黃寧生程馬生人戰于相若不相若無已然相與為關解一而不解一之誕以作莊子之注

大戢畸不可為雖乃似之現量無大過矣果能禁比量耶積一日成萬世奈日用何聖人故申本來之秩序差等事物使享各當莊子云緣于不得已是也禮義以中節而名祇是公平而已且問冬至九春候不差秋歌舞板眼待思量否發而中節心淡雙忘非膠致也乎在自反暫歇過鬧用之物物還其本事以空樂世以妙贊空其火候耶正義日中節之比量即是現量即是不起一念物則各住于淡位三拜依五我何為哉達者不樂羈絆逃流作自了語展演出格偶然後不為例

劉曰攫世立掬可以存變可以諸借他曰添開扃鐍得一錢擾耶咲曰且須呼料蝌切忘赦金鑄

趙州問一婆子什麼處去婆云偷趙州筍去州云忽遇趙州又作麼生婆進打兩掌師休去無準鞁曰聚馬無驗上所撞何如米從會楊州是非良妲扠截下疑禍終羈飢嗣

胠篋第十

將為（去聲）胠（音袪）篋探（平聲）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縢扃鐍（音決）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今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竟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

論。搜篋者曰。鼠則客之。狗則攆假。杖人折金剛經云。昨如漢高祖衣提三尺劍。假爲義帝發喪之師于諸暴虐王侯手中。奪得天下。反見沙中偶語。雖上擊劍。乃思制作法度。始識天子之尊。又于沛豐見諸父老。乃悲歌慷慨泣數行下。此皆真英雄到極切處。在始有天下。憤激寘漢機括眼。既決并於人

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胠篋下篇開其國始從敢取之

也。攝、緘也。收也。扃、關也。鐍、鎖也。一云環舌也。十二世有齊國。自田敬仲至齊威王。凡十二世也。

仗云。莊子痛這世界人心。如江流日下。不可挽迴。使從前無聖人之禮樂刑政。則早見此世人猷相食。而饕餮已無。城郭莫設。又何有聖知仁義。借資于盜。而能守其賊身。以有國家。且處堯舜之安哉。知到此時。決不可一日無聖人。是聖人亦決不得

極從傳出描寫得出。然須知後來殺我區所向皆對乎物。恐此心尚未能即盡也。鄙夫萬不及三代尚且如是況此大盜將機可以一言一行即能盡識次則非丁之辯折服得其為義市發畏乎天道倫分其用叔孫制論乎薛蘭反復其論上之大風欺誑乎究竟也乎非乎本之盡者固無所往而生其心耳爽快

死而大盜亦決不能止。資盜之術亦決不能去。乃矯之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或問莊子。必將何法。始能擊盡聖人。縱盡大盜。吾以莊子到此亦將如鴻蒙雀躍掉頭曰。我弗知。而去也。知莊子之意。最淡處乎。大盜竊聖知。則能得天下而久守其身。龍逢比干之賢者尊聖知。則反殺其身而不有天下。又況善人少。不善人多。利天下少。害天下多。如此數來。又是莊子縱盜以竊聖知。使存仁義以守其身不啻縱雞犬。食丹藥。而拔屋宅以飛昇也。子只恐不能竊其真聖知仁義。徒竊其誣世惑民之術

不過與知已寶劍歸來付與誰。誰是白指賊來。綢同黍闍之紊。一總送在炮藥藍中。

爲指濂池以容之則所濂池之說而竊之各各片許斜無上道將奈何。

可惜皆是小盜不過竊攘乞賺侯門尚衆道場竊據大盜若趁。

自以爲聖知而自賊也。噫乎。莊子之意。正欲聖人勿自恃爲聖知利器不可示人。潛行竊用。無使大盜得而竊之。不然則烏知大盜門下。更無有操懿之雄者。而乘取之乎。祇如對道士竊假符印以驅鬼魅。既不能驅鬼魅。又反遭其害矣。可知眞聖知。決不可竊。可竊者。决非眞聖知也。果有能竊眞聖知者。眞千古之自賊也。莊子亦將被人捉賊無所逃于誨盜之罪矣。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

必為聖人所除前溯矣。既知盜不可勝于淵亦知國不可勝于盜乎。時曰竊者聖人所以藏身之附也且道與非于藏此能于藏身豈代明亦錯行亂曰物變轉物是大歎慨不知苦試：

世界萬物生於天指地首顱圓方身行七尺日天

者龍逄斬，比干剖，萇弘胣，音雉子胥靡，音糜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音剖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

[illegible]
上天下懂君衡
還塞門日表看
者見便當一傑
打殺與捌千收
貫罔天下太平
貧者者凡伏豪
氏嶺甚者也府
舟曰莊生先用
北棟可為第一
結隊千十不殊
轉喚便有嘴北
稱為總綾總被
之計以坐乎間
醢書董者莊生
之鑑便勇乃太
際固貧盜欄耶
一卷曰異門嘴
則見利忘義保
道一樣是打得
佢於也無員本

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

只有此邊喚你
道錯在昔歷
處著在那陰評
汝其便眼
徑與楚狩何以
從山之入門便
條膠目紫耳有
如洞山之撲面
生疑皆主加或
未決胡喝亂喝
皆以反本而治
亂天下者也還
請罪于米作一
平斜行可采嗯
地是營州人遂
賊。
東苑鏡和尚許
拈花公案曰說
尋壁事已多夫
豈不知利器不
說也可止止

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應刻也。雕[illegible]之江中也。

向秀云聖人事業日新新者爲生故者爲死乘天地之正御日新之變得實而狥其名歸眞而忘其途則大盜息矣不然者言守故而不日新事牽名而不造實也大盜不止不亦宜乎。

郭云朋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旨在去欲勿彰聖知。正目此止是自反一法大有之揚過順天遇神于揚此天地萬物之生義也莊子去名傳名寄在意

可示人而且不書藏其用與曰亦對生于未戰輕於乎始過一豪英覔我分付堪何用天下從恐不太乎

咽廢食後之偷盜者。可援以廢耕奪食之利器乎。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音麗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

儛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亦燦亂天下者也。法之無所用也。趨與擧同役紫之也儀擲之也喻火光消撤也

呂曰。所謂絕聖棄知。非滅其籍棄政教也。焚符破璽。非燒而碎之也。以信信之。則民朴鄙而符璽非所恃也。掊斗折衡。非聚掊折之也。以平平之。則民不爭。然後復其性命之情。而始可與論議矣。

白爵曰。趙上趙下。管子惡之。謂無爲以求名。太公知其害。曾立之云。患不肖患在一時。而邪與贶在百世。始于堅白。離別壘以有無。殊亂名實。便于頰適

傳心傳從所從賢賤人以不及之於非所之喫呼何必也

詖遁而無傳者實以誣正而荒趨滿漫假至今直須窮蘊群禪本旨申其大乘客其偏具而實智者不敢則化歸中和矣以滅為無善惡俱絕非鬼窟則然水也即有是無可破破相而謂懸絕旋大失學獸矣安得不毀名迹中韓因以修徼可無憂乎然後知環中寓庸之味正是不執著不斷滅之適得也逆于陽經陰權韓嬰貴常賢證別事御詭限勢變歸中道成章徐於不變其術而疾惡內闢何符陽明賢明乎非生能療跡獻正可助次事比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

韓間辭曰設柙非備鼠也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以備曾史也使庸主能止盜也為符非以尾生也使眾人不相謾也託天下于堯之法則貞士不失分姦人不敢幸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何從識之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則王之法必詳事度數重刑權衡不逆天理不傷情性不引繩之外不推義

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嬴音盈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音曾笱音苟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音朔格羅落罝音嗟罘音浮之知多，則獸亂

之內不然悉之外不變於之內守底理固自然契前言而實從効無思無慮矣藏曰韓言固自然言光思几虛與莊子何如適曰非生哀傾風宝則霸侯武綱合為一割必不為影響有效哉別韓非之喪身介鼠亦何以知之以其極物知淺而知之悲曰人溺智想徹久生都于休休矣老足其仲連來究一刻便上

于澤矣知詐漸（音尖）毒頡（音絜）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于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于好知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音隳）四時之施惴耎（音軟）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音諄）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齧裂也頡也毛綱口半側格所以施羅網也易者為羅毛罟為罝罘亦作罭罪中也頡滑不正之語解垢曲之辭惴耎亦作喘輭無足虫也肖翹翾飛之屬種種謹厚也役役有為人也）

駁曰。君子以同而異。石林曰。本自無同。何緣有異。華嚴曰。別即是同。猶待剔耶。掃除然非雙寂。因患中不自知。且同中不自知。化體何在。曰將無

伸長說有截裂之詩張闢氣以爲超淵別亦解之觀所謂奇慾理學從何特發

王戎問名教與老莊之自然同異阮瞻曰將無同

正曰。鼓萬物而不變之化體。即在聖人同患中。各教。即自然也。若剔本體自然。並無自然。人勉強而自然。此即自然之理。自然之候。因表自然之迹者也。迹久自然弊。不以迹必弊而不明迹亦自然也。掃迹爲高之弊。更百倍于迹久之弊。此亦聖人知其自然者也。楞嚴非因緣非自然雙離而中顯矣。

薛君采曰。古之人役其賢智以養人。役之賢智者。役愚不肖以養己。今之人罵賢智縱愚不肖而以無憚自養。嗟乎。防賊僨者何以變之。

杜用斷斯處辟敢求巨儒衡于我何有裁孔丘盜跖併壁壞不須闢此意修依生前相逆且衛至與莊生亂偏同一條陷敵矣悲世道之交喪而猾亂盜殺戮若是論心人誅說孫聖叢笠符爲錦義使權術書何背慘愴推天下傷心人可與讀此真怪論家吹劍然逆宗共崇術利背偈要隊曰世身使四天王正艇

石塘子曰。孟子憂告子禍仁義。莊子夥乃助之乎。然不憂也。人皆以人心自猜也。小人以理責人。而後賠敗其利者倍。是則仁義忠恕之說。固小人之所護者也。人仁義則已受其施與讓矣。人忠恕則足以容已矣。津津管鮑者。望人為鮑子。而已為管仲也。君子引理與身。推利與人。自托至矣。人力不大于舟。然能行舟。以托水也。人亦以人心自猜也。何患禍仁義者。不愈顯仁義之神耶。

權衡包決同。川常盜齊。孔子沐浴請討。放舍身命。定此公案。齊宜是田常賊種。孟子乃說以王天下。

一風巳覆盆我待救生衣佛書乃頌菩提心世尊使阿難問訓違送思出微否曰我侍世尊入夕乃休道遊斷後錢鍪在何處夜入鞋試且封鎮衣服兒絕老嫌口博浪一僅終沙丘之魂迷陽三策錯言利之肌何況判官督繫生鐵鑄成闘市尚惡于秋萬重早是假生度盡不可思議且如王到賢乎劍之菩提薩埵

稱引湯武。豈問何地。不與孔子之仁義悖乎。戰國之勢旺盛。莫是藉此傳食。以自著孔子光明。祗圖三十年後。此話大行耶。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妨盜耶。逆凡云。公卿止講明哲保身。乃是莊子誨盜。北子止講傳食諸侯。乃是孟子誨盜耶。楊朱宗黄帝。墨翟宗禹。亦是保身傳食。適可而止者。孟子詆爲無君父。似乃剋核過甚耶。後世狷則狹。狂則獮。若以適可爲中行。去鄉愿幾何耶。如謂絕聖棄智。必須求盡全心。果可求耶。誰肯求耶。將以孤高釣之。神鬼蘇之耶。如灰覆火。一緣即炙。鋼以現

化殺道之地獄豈能下鼎。砲利底曰。一春一秋。天日將此利器。悉化生成疑。焉總脫不得這追魂攝魄的道場。只知此為空引許多癡漢。猜謂服庚陰天機哄過日。又豈知其子特地打斷中明此不可解之理。瑕抹一張。爲家稱謂之吉示祁世尊之神。包管一笑。

豈難免鑽鑿。倚此遺矢堂傷。則赤子亦利器也。大抉所犯。洪荒猷遲。則絕棄更利器矣。將謂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則總殺牆縱。何用此詳明顯。而敵僕敵很耶。那子放決日。中道成章。依然物物而已。聖人知事物時位之斗斛權衡。卽是萬元會之嬰兒符璽。明五藏五常之圖書斗斛。卽神丁張弛逆順之火候權衡。美惡相極。亦不必竊。物極必反。亦不可倚。倚於位之聰明。則以泯其際鎔。給勢生之盤據。則以發其難鼓。此爲古不變之。將用也。祇為一場盤礴解衣。故被風吹別調。

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音[illegible]詰卓鷙音至而後

靜來啟發醒來 [illegible]戰制[illegible]為用 千乃前[illegible]就之 其[illegible]狀在遠[illegible] [illegible] 明日但[illegible]多謬 [illegible]當[illegible]辭人 來[illegible]日式[illegible] 未[illegible]時語 [illegible]以[illegible]荒[illegible]三 代[illegible]不[illegible]其性 命之[illegible]也[illegible] 事[illegible]編地 去[illegible]六[illegible] [illegible]將[illegible] 乾[illegible]奇 [illegible]五[illegible] [illegible]生[illegible]入

顆黴殺爲異類戮身耶。要且通身死水。若謂本來現成耶。要且挨傍他不得。若謂天地太無纖耶。要且議論態不得。如云絕斷業習祇是坐斷千道。及乎斬斷惟察。又說勢不發已然。則中道幾時衍成乎。以謂匪歸燥核流訛邪傳嚴定來矣。

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有覺也。見也。令也。齊諸意不平。卓鷙行不平也。在如將戴圓中之氣。有如覆境中之圓。

陳維立德怒曰。拱手高談性命而漠視君父之安危。此陳同甫之所傷也。性命人所以生也。君父有安危。而惻然與之同安危。至于痛瘝其人生氣盡如矣。而此外別有性命乎。正日庸人以衣食財色爲性命。高人以詩書山水爲性命。英才以功業爲性命。賢者以理義爲性命。仙定以鬼窟爲性命。禁智

中道成藥奈不穩何有一篇卷[illegible]便[illegible]換骨刳[illegible]忍殺根倒早[illegible]大家且討一閒散場想由只[illegible]參禪[illegible]此中道[illegible]題[illegible]日[illegible]黃顛[illegible]必以道發乃可[illegible][illegible]淨更[illegible]金剛[illegible][illegible]

偏衰。各獨其說。以詆娸護短為性命。惟聖人以天地萬物。古今經緯為性命。故範圍而各安之。而人不知也。不大拂人之情。亦不徇人之情。何嘗專恃賞罰。何嘗不用賞罰哉

杖云。利器不可以示人。此在宥者正欲藏天下于不治。藏不治于人心。使有力者不得竊之而趨。使無知者不假求而自足也。不淆其性。不遷其德。與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之慎獨可同參。

正曰。因欲不淆其性。不遷其德。遂至外不放人。內不放出。厭𦆭詛盟。煆煉成獄。舉天下思慮不自得

人設俗竟無聲者，質此天地又何用苟安此性命爲哉不見道大闚欲吳摩背廻邪顧前騰六合雲青何必隱講學賤旅江陵罕形大發出扶何不起臨舞乎曰方外人不爲譚衆公曰你見在方內如何說方外要元長比聚然無乎交真人無如己江陵必結心德聰亦自謂能江陵之釋卓音曰不成于如已必成乎

喬詰卓鷙。何暇安其性命之情。此無他。以不知中道耳。因而曰。性本不淫。何用法度賞罰。于是乎縱盜滅理矣。此無他。以中道不成章耳。情田顧實。使各安其生理。在之也。乎怨悲憫。曾不見人過失。宥之也。中道成章。須知無爲有爲之君臣道合。君用于臣。臣奉其君。謂之本。在本宥焉可矣。

而且說（音悅）明邪。是淫于色也。說聰邪。是淫于聲也。說仁邪。是亂于德。說義邪。是悖于理也。說禮邪。是相于技。說樂邪。是相于淫也。說聖邪。是相于藝也。說知邪。是相于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

不知己役人已臨難自制是亦于不知己也氣護馬侍御不變交情是又底就一氣知己也使當將有大手眼知藏過于彼者彼必虛心而入聖人中道所在編繹殊述雖然人各如其分量未易定論一種發語旱藏恰安其性命之情并于之發樂而為此乎可以託天下寄天下嘗乎嘗乎陸遊不少

亾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音樂卷樂上搶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去聲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臠一作樂樂卷不申舒之狀。搶囊猶搶攘也。炊或作吹。吹累猶動升也。自云如塵埃自動也。

解紛者不控捲。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更以上下囚殺。批亢擣虛之方。將何以救其僨驕耶。三界長將飼哉。十方無噍類矣。

杖曰此千古正論也。取法乎上。僅得乎中。今盡趨乎下。又何能遡乎中上哉。將欲與之。必固奪之。重玄廣闢而奪之者。是皆細細與之。左盤右錯。使妙盡此治而不治。不治而治之妙也。發心微用。更有過乎莊夫子者乎。更有過乎莊和上者乎。

崔瞿問乎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女愼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强。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惟人心乎。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

鵝姑峰頂倒行要公衙頭橫臥誰知非牛放怒是放人放虎于題其堂曰牛而自號因之作道是放憨是債驕是放人。

自殺于刪錄円。釿鋸椎鑿雕琢性命有過于前虎打七之一條寄肆乎忠余人

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音拔 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于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音異 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於是乎釿音斤 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岩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去聲 也。桁音杭

不識奸雄他難既專科道便抵倒前抗呼散人叔也運入刻反作錯皆不還願然紂之鑿礼諸桔猶能囈囈習史之淵默雷祭邪報恩和尚說麥艾立其久乃曰打淵閑疾俱可矣

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閒。意(音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音節)槢(音習)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音昔)枘(音芮)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音蒿)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攖，引也。觸，傷也。縣而天，希尚慕遠也。施，延也。桁楊，長械。剝割及撻者。離跂，足底離地也。脊脊，相踐藉也。椄槢，械楔也。攘臂，舉背指揮而行也。嚆矢，響箭也。

故云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此非不言命與仁，乃罕以利與命同言，利與仁同言。以利命如水火不同器，理欲不兩立也。使聖人不言命與仁，天下將安歸乎。孟子得此意，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

矣當春秋戰國時。盡天下皆功利爭奪。孔孟呼呼。已不中用。而莊孟同時。既不助孔孟昌言仁義而且以三代上之皇帝。皆罪之以仁義攖人心。天下豈不大駭爲狂逆無道哉。當時知以非聖人之仁義爲罪者。惟孔孟之徒能之。如彼時之尚功利爭奪者。已不知仁義眞足救戰國之弊。又何知誚責仁義之攖人心者。功過所在哉。或以誚責仁義爲是者。以此時惟縱横合并之術爲適用無事仁義之迂濶也。又何知莊生之旨耶。亦惟孔孟闢此淡歎之。而不欲言之。很天下不足以知之。或傷疾取

其意而沈心于術以自慰其憂勞如熱惱場中且以一服清涼散致太息也

滑艸曰易言仁利命以卦象卒嚮而喻正恐玄談爛漫荒高廢務故以雅言翕天下而抵之

史記云虞舜因以變四夷東坡曰非殺之也高忠憲曰舉十六元放四凶正是艮背行庭正是權衡之帝則所謂既竭力而繼之仁不可勝用也知至者以知遂物正所以去天下之駢拇而安天下性命之情也此為徒法徒術不盡其用故非子反言以巧雕之誰知相治專貴鬼取術耶

解于達道篇引空同孔穎[illegible]于中夜據虛以待之令無爲之爲朱子每謂此書齊威告黃帝不過如此孫淇湛口不可便執著于之答以爲天地之心累中窒門是在無非天地心符十復處自謂萬不曾剩料英雄後有得單傳經剩針，如何是特室曰如何是面壁如何是至道曰佐五穀飽得。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羣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艸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音閑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久長。廣成子

語汝至道廣成于津津不堪若是精髓實難捧頭猶較些子。觀我氏領曰窈冥昏默是丹竈向上還須有一綠公于王孫勞樹下清歌妙舞正風流。看兩原字明著變叅百昌生于土反于土土又反于何處。凡問廣成子為黃帝為使人親與世尤之不識黃帝為彼所以應喊喊實功夫

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慎女內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于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于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

自不小也乎心論義區毛為上文第一回樣笑今祝為無盡之說又何嘗不遊無際之門也耶一笑。

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泯者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質正也。族，聚也。未聚而雨，言澤少也。未黃而落，言殺氣多也。蘇蘇猶讎讎，覺也，驚起也。物將自壯者，不務治術以撓之也。李孳屢生物。蒲云：千二百歲謂之大覺，一日陰陽之小氣也。百昌，百物也。昌猶令也。緡昏皆無心之謂也。

蘇云：山經，廣成子治也，崆峒二卦運月凡，黃帝師也。

所種者穀，雖稀土不生稗；所種者稗，雖美田不生穀。寅昏默，此致道之方，而非道也。物本無終極。

愚曰彼持破斥衆之蔽其妄說循言繁緻成[illegible]以不如渾淪[illegible]

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物未嘗有成故長生者物之固然非我獨能我能守一處和故不見其分成毀耳人其盡成而我獨存乎言學道能盡成其人而獨存其我者少也夫可見可言可去取者人也非我也不可見不可言不可去取者眞我也

杖云心無所知則抱神以靜而內自愼精不搖而遂于大明之上矣無所見聞則神將守形而外自閉形不勞而入窈冥之門矣心無所知非絕無所知也我守其一不爲知所敗則與天地爲常而遊無極之野矣無所見聞非絕無所見聞也以處其

和任物自壯則與日月參光而入無窮之門矣

玄沙見僧出將日作甚麼曰過堂沙曰未到海門以師甚見一章指示入亦不解將謂者儀何耳

校曰莊子之文變化莫測忽而爲天忽而爲人忽而高臨千仞忽而平衍萬里忽而蜿蜒成線不可捉忽而入海渡江如崩洪之不可見眞天地之奇氣所鍾造物亦自不能狀惟有三托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倘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耶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羣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

知也。夢覺或問。如何是夢處。曰。余心養何。平山曰。瀫沒到覺家處便是。衍打混去處。着曰。待延一場想。你欲他如何說。余賞之曰。總怨擊而混沌於渴。蒙遍而雲將化。一反一正。內外互見。隱誕隱有。游行聊不知辭。行而日終日閒。從無厭覺者也。見亦崇乞孫來。問夢曰。安知衍謝游謂之為歎。為笑也耶。

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于民。今則民之放（音倣）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艸木。禍及止蟲。（一作豸）意（音噫下同）治人之過也。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音隳）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音幸）溟（音冥）。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

一自說者一收索數則與物然行不覺夏於樂蕭而發花雲將不能近撫其故鴻蒙以渠瓜即予即殺耶事是起辭而行不解此義豪光有能勤被德山托於之氣綠撫顧使行始知雅與同緣未不與同緣者各自有今轉身叱氣些何則其集求過真究亂布得今消此片心三十郎蓋證飛風雲仍滿長

闚其情物故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雲將雲也扶搖風也一云東游神木也鴻蒙氣也猶然自失我貧然不動我謀氣絕引氣止也忽放是窮也淵作止也滓濊滓淪也

郭云嫗不能蹟然逍放故逍使歸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闇付自然則無為而自化矣。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于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

實百尺竿進步全身山水都翻王化出夜何如月夜知之乃是離之不妨打翻湯霧正好浮游推歸。叔人嘗與李贊自曰堂上觀先個個聖人下來之後便是凡夫李山何也叔人曰堂上扮聯杂個皆聲人陳些于全身入化矣不可言及乎下來辨繼為萬本低皆作已不該新繼為千人非附丁占姬髮險

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夫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與嚮同）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

故非常上無心無下有心我能我形骸與技役者觀無者天地之友作如何觀日戲宰如故無我者莫親學物物非物無而不封一淡若有毘盧限在凡夫一淡若無諸則失其於此段則以皆賢不立一點毘盧不舍一淡在看此流之人作麼生觀

得有而觀有者背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郭云。心欲出群爲衆攜也。衆皆以出衆爲心。是衆人也。我亦欲出衆。則與衆無異矣。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焉能物物哉。夫與衆玄同。非求貴于衆。而衆人不得不貴。斯至貴也。若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于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于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

王弼荅裴徽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莊未免乎有。故恒言其所不足。

物莫足為而不可不為亦是行乎[illegible]余[illegible][illegible]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耳[illegible]如不為物則[illegible]與物殺之故順時知緣心無物[illegible]物無心之秘耶

呂曰頌論言也言則出于不言形聚形也形則象于無形如是則大同而無巳矣。

正月。一種險教止遏人鹵莽出頭。其成就人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生乎也。萬有餘喪矣棗灰之酷。亢淡終于自獎孤注之勢有時可以脫險誰能于一樣散碇判出佚命微倖之兩種中庸耶。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可不為者事也纔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illegible]來忘無累
自累者人當患
嗔嗔飯飽要疵
沈曰空諸所有
又曰學可超有
見以致亂而不
可居無見如芥
子言捐胥者如
何析合
昔日捐殘衛捐
汾憩詩曰風夜
慕分有宗雅于
其乃雅發詩昔
之一貫論懸此二
字應須實者于
活語秋人誤解
後天正共托先
天正是有乾元
故天降其精乘

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故聖人觀于天而不助成于德而不累出于道而不謀會于仁而不恃薄于義而不積應于禮而不諱接于事而不辭齊于法而不亂恃于民而不輕因于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于天者不純于德不通于道者無自而可不明于道者悲夫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嚴君平曰神明之數自然之道無不生無有不生有不無不有乃生無有道無而事有體無而用有

事中節而享其化矣。真體道而事事無事矣。

胡寅曰。何晏執無。裴頠膠有矣。窮理者安有則有。烏能強之使無。安無則無。烏能強之使有。形器森列不足為空虛之影。空虛寥廓未嘗為形器之掩。雖無思無為。而天下之故未嘗不應也。雖開物成務而寂然未嘗有攖也。此則聖人之正道也。

紫栢曰。易戒有心。老亦戒有心。然觀象察爻。未始無心也。老不敢為天下先。不敢非有心乎。有心無心。唯聖人善用之。自非聖人。不唯有心有過。即無心亦未嘗無過。然則初心之人如何用功。

兩天之中猶分先後顚倒輕重去是無是有到處好山皆入畫農家空窗有生理。

世說曰僧道人致意殷浩曰無素所可言沈此權於鑿耳恩者笑曰老年說無莫是教飽處昔

僧問趙州諸方學佛法去趙州豎拂子曰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三千里外逢人不得錯舉僧曰與麼則不去也州曰

拈觸花楷楊也
且知大慈是何
下語還算得別
道應藥地何請
道者只說美食
不中飽人喫
宗一眾論曰無
也而致有之是
蔽即淡而金所
方也有也而致
無一是殺不染
而終不念也並
旅之用亦有亦
無花火可與而
水可熱也並遣
之言非有非無
是無不自而身
不無也見有為
有劍樹表之形
如鑊湯之不能

校云。前投以先天命天。不治而治者也。後投以後天奉天。治而不治者也。欲並絕物哉。敬陳詳明。精微潔淨。妙出六經之神化。誰敢謂莊子不經。

正曰。人心僨驕不可攖。故黃帝以治身爲問。大學正心章。以身有所心不在而指之。廣成其謂身心一。如乎舍身取心。自古所病。全提不許分歸。破執妙于軒轅。泥乾炙身。牛車愈醒。恐猶有錯會者。天下即是身心。身心即是天下。君臣道合。正堪掃髒。

潛艸曰。層樓一屋。本統天人。因生死而專格心所以心。物所以物。天所以天。不二不疑矣。直下是人。

和羡見無為無則物我之情俱畢影之不能慮俯能見何見之叙乎一著曰有無端亂其生來亦去之狀杳乎止有事實其當場作弄之狀索乎狀而吹影鏤塵傳鏡鏡相照理原無盡不過此體求有不徹人或亂而自誤其所當為者嗟乎其大做乎更詩則道一句

當盡人職當安時位意作有無之見乎正為生亦或人而有無之說又誠人故央口體道于無可以發神虛受還事于有便知物則咸宜火候自適于兩忘之無所以調氣踐形而謂性情也是務藏用于法位之有所以隨分安時而無思慮也此則兮用而享共兩忘矣若不善用者貪爭執有則德業才能亦累于矜己驕傲不能精進與時俱化而兆聲色貨財乎若執空於之無則或袜廢道理或叢發志求非患則誅矣而兄脈滅斯人养勢拾狹者乎豁公因發公嬪者山中道行定以此波瀾頂

林曰正篇因鼓而無中判矣道宗篇途畢术畢亦從者高者玄未河存意外也者更理人至存至上心頭滿感日是謂盜矣解鏡以無心行得一集關玄籍入間里不開眞帶面前天地正好將家閉瑰璇劇悲以是筆尘云。劉曰以道觀言以言而當則其不是之是之則

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義。義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于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

宗之師此便是君之所內立矣我人一個君守只後言上未得來守只得見恐日只恐待見又成惜矣。前日有不得無不得猶見二佈識為到體以非內非外非中間為無著而無學所之所知有著見無象而無著亦從象求萬所性曰以有心本枝而無心枝然以有心為物而無心無為遺物日秋者之枝不

黃帝經曰。在天為玄。玄生神。在地為化。化生五味。在人為道。道生智。正曰。聖人觀易。止就天地指點。而太極在其中矣。舍一無萬。舍萬無一。譬如全樹體其全仁。而根幹枝花。各中其節。豈必謂樹未生前之樸哉。聖人理太極之家事。惟以不昧同體之仁。釋用分別之智。使天下各各安分正用而已。惟其不能觀前。故誘引于有無兩端之上。若悟本無字。就此乎。然不知貼各用之。時互用之。貼倫用之。猶非無悟無中列也。

虛舟曰。曾知天地之兼枝與德義乎。禮運曰。禮本

則候機持之機不可無好亦屬人生于收火觀之也耶是誰嗇察。

于大一。協于分藝。是無為有為之合也。通于一。萬事畢。所謂玄也。通于萬一事畢。所謂重玄。重玄妙後君臣道合。妙叶于兼。楊誠齋曰。中正立而萬變道。然後無思無慮。此猶言學道之火候也。思兼慮得。即是何思何慮。

析日如來十號十身具足十法人人本有孟子曰萬物皆備于我矣何勤一何合頭此妙把機一句只消于其焉萬物遂也因无所係而生其心。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于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于此十者。則

悉同求其佞而行逝者如斯夫求生提作一個招牌後來蓮有三際俱斷萬古相長作門剎伝是個破見賊賊要脩参祈川叟

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于山藏珠于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夫子日尊

上文疑即老子下文夫子問于老聃則明指孔子參碧虛曰首稱夫子曰者莊子受長桑公微言也虞曰夫子參指孔子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音流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于事立之本原而知音智通于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

蔡去疾曰二鋪所改知何是見就能物㠯爵㠯生幾使如何是供求要宿曰江春人語素逝而聖通乎卓爾包乎無際其求是宿物在[illegible]從山來環爾明出宕會出何處

德不外有形象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近遠[illegible]義作近遠一本作脩遠

孝曰今之愛守逍遙無事審者伴素逝也電火中轉物劍亦上翻身是真素逝也若子志學知命素位從心將時位其位即時時素其素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音旋歸

不得忘不非直定罔明與文珠襞部窃作會無寥覓門占光相傳果哢沆有求人鬼不多爭下知鬼使之人作夜半二更也可行洋山題一經何日風風雨雨踏莅花河斷闊闌農而進能到高樓天月扵平平開祭不爭恙且道與得珠也定有何下流乎盡乎民矣珠得珠莖乎以操存想之大易以藏用於之行一

遺其玄珠。使知（音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口懈反）詬（口豆反）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喫詬多力也。象則非無罔則非有似北望南所明本冥也。）

杖日以貴而常乎中。而不爲四方色相之所變易者。唯罔象爲能也。若乎北之幾。而遊乎南之數。有發不遺其神性之珠。而與之俱周旋哉。然更使知見聰明而力索之。不亦將心見心。何自而得。故不若于人我之中。而忘乎動靜之際。則自得之也。此一小喻不數語。得勝前段長篇。

索至黃有實積而遺珠到腹而藏珠於遼者失珠藏者豈遂得味乎請問莊子如何發休

這流耳漢專傷其說而教道師歆曾知爲三謝山水之形耳矣曾知爲叙受矣爲叙受受者約殃不是兩代也兵怯後作兩段言之謂非不讀也于受則已矣

愚曰佛前女子人定文殊盡其神力不能出下方罔明菩薩于女子前彈指便出覺範謂與莊語符乳驢乳有辯者麼若云此以象罔爲玄關則罔明亦黑路若云出不出之本定則得不得本玄也未可低頭聊且軒軒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于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音岌乎天下齧缺之爲人也聰明睿智給數音朔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乎

觀貴三氣翩業壽耳故曰天不如屋屋不如矣大而無害之本不能與細而切用之天乎權哉兄知之乎

刹竿所在金章業殺求觀成聚濟濟之牒吟笑久矣只聽得云禮拜了退。

天。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尊知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不。可。以。爲。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反　公才　攸與是同　終深

也。遂大凡也。

義曰　尊知火馳。是役大淵。惟慎獨可免。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

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已華地名封人守封疆人也

懸曰孔子過儀封人奉以木鐸堯隨華封人則三祝而退已亦道讀數得及否

舜亦曰。無落吾
事。耜佃乎治天
下。而不暇及治
天下。即堯舜禹
之耕也。敢問闔
先行耶。且如何
是道耶。且惟頂
良以曰學人不
會耶。曰恭不賦
秋無聲。

且闔形後之物
與天命之性相
否。若非然。凡動
是謂致是謂動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俋音邑。通變經云。老子從天地開闢以來。身一千三百變。後為群道。而成子高是也。無落吾事。言無廢我耕也。俋俋。低首耕貌。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閒謂之命。留動而生

宸問上有無在老僧口門實不能與汝說伏乞日曾知喙鳴難合雖依然合喙而藏其嘴

汾州無業問馬祖曰禪門即心是佛實未能了祖曰只未了底心即是又問西來密傳祖曰正鬧在且去別時來業出祖召曰大德業回首祖曰是甚麼業便領悟禮拜祖曰這鈍漢禮拜作麼師悟動曰嚢生須研殺真坐

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緡（緡，成巾）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易繫云泰初氣之始也有無皆無而有無著者物得以生明物生之自得聖人因而物物）

杖云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妙于贊伏羲之畫與堯舜之精一夫子之一貫也一而未形描寫輕妙留而動動而留此正造化之無間天命之生物也喙鳴非謂言也合喙鳴喙鳴合此猶陰陽開闔之義與天地合德鳴即隱而見合即見而隱也

讀古頭乃從得甚矣難如是釋意也長不盡西天東土也殺不盡要刪不盡底須是於衡從前見解玄設梁析殊勝奇特詳密刻除不再空木此不到極其處只如正淨處又合作寧生漢山大澤無人到處頭正好其餘處證室同喫喝分庭且道了不了盡不盡如何商量

夫子問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音倣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㝢。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留留一作貍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言其名爲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縣㝢若天地□胥易見應帝王

焦曰。盡無者。非動止死生廢起皆與人異也。人動亦動。人止亦止。人死生亦死生。自曰忘乎物。又忘

一曰亂其所以
一日所以者何
則放而已矣合
嗅喈喋鳴合未
知中至啼背並
流乜用處不如
藏口適發發
邕誘曰風從嘴
中心濟在蓋中
孫鵝長根青下
骨節其理矣。
赤月曰笑貴止
北部參第一義
亦雅有爲爲然
笑言忘日上士
蹈羅物而行之
中士聞道若存
者亡下士聞道
大笑之業而日
中士聞道勤而

天曰兩忘是謂忘己是謂忘其兩忘無落吾專依然物物而已矣。

將閭葂（音覓一作將蒐）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軼一作轍）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去聲）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閭葂覤覤然驚曰葂也汒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

天地篇 行之下士聞道者存若亡上士聞道大笑之未知中否

一切大本自陰根無終無始有不住此根者耗

之放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輕視也居居笑貌覷覷鶩貌

義曰搖蕩從風說來書曰從欲以治四方風動

子貢南遊于楚反于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若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卬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音溢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

東曰獨弦哀歌道人甚矣後賢汲汲學者何以議之不爲所驚

李衆一曰不叅則識者用所蕩終混沌如丈人未始全于神道以假于術矣道不可教于貢不見爲變所惑

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于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于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于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子貢卑陬失色頊頊一作旭旭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耶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

其如所莊故曰三段說觀要人自得之言外欲莊子爲老圃亦必枯槁不如此矣。

不知復有夫人。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反于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

者汝將囹懸邪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於于或作於吁項項自失貌

郭門夫用將之所用乃淳備也斯人欲修淳備而抱一守古失其旨矣子貢迷于此人列子心醉季咸也孔子以其背今向古修爲世事故知其非眞從知修古抱灌之朴而不知因時任物之易也濟云六十四卦即是太極何足以識之天何言哉不識即眞渾沌而欲識渾沌以為奇特皆假修渾沌遁天竊高者也愚固勸人樂用天地切忌另求渾沌

適遇圖一帝堯圖一許由圖一說姑射處圖一聖治圖一德人圖一神人易曰惟幾也故深也惟神也卜寓三請藹語三知何故如此諄芒取苑風又將何如雲爭羽玄沙來三世一時悅出沙作臥鬱峰你溶常用几個日三郎一。一郎三。杖曰衆一洲云日我絲所剖是其人乘人合子道字山各爻遊到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容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混冥不去照曠之先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于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音羊也禿而施髢音剃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色燋然聖人羞之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

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鬘髮也修當作葺進也無不在上如標枝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于親而尊于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

今[illegible]
人[illegible]
家[illegible]
乎且放下者又
故不下更增知
從安得不以天
由來今前作疑
蕩蕩[illegible]而放
氾是何盤囊硬
況誰其比憂亦
是屬人生千古此
處須自譜一回
[illegible]
[illegible]覺只[illegible]佛
識不存性命又
日[illegible]及見
是[illegible]中出
於將[illegible]釋之而
不[illegible]取大
而[illegible]之

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黃荂。則嗑音呷然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折揚皇荂。古歌曲也。二缶鐘。郭作垂踵。甚爨。俗本云。

設有二人擊瓦鑵以爲戲則人必喜而爲所惑矣。

魏冰叔曰。人有偏好。及立定一意要人從我。皆能召讒。彼諛者。我好忠義。便投以忠義。我好簡朴。便投以簡朴。甚至我直諒。彼便正顏厲色。隨事責箴。投以直諒。件件與諛事相反。卻件件與諛字神合。此嗜慾之好。更易惑人。然則何以免此耶。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厲謂癩也。

杖云。病以無鬼者不可醫。厲人之門。若有心鬼能自創而恐其似己。一喻妙甚。此亦解惑一方法也。

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子公反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于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之盈于柴柵音冊外重纆繳。音酌睆睆音玩然在纆繳

一喝不作一喝
用何故看他到
此點鐵成金么
點金成鐵難恁
者只要諾釋之
而不推。

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于囊檻。亦可以爲得矣。使猶攟親鶡冠翠羽爲冠睆睆指繳親親交臂反縛也歷指猶擽也。

杖曰。外篇來誠致乎。人泥于常習見聞之名相功利。或指斥名相功利于始作偏者。毀之則疑。疑則所見爲譽。所聞爲榮乎。且道理無所用。心知迷無所從。無從則戕。戕則困。困則惑。惑則亂。此正疑始而後攖寧也。嗟乎。有此關評緊固世界。怎免誠毀。可惜多少正人奇人未過此關。而正坐懸竿。恰是檻囊縲繳。